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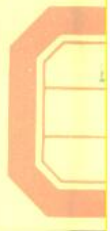
歷代史料筆記叢刊

清代史料筆記

北游錄



中華書局



清代史料筆記叢刊

北
游
錄

〔清〕譚邊撰

中
華
書
局

清代史料筆記叢刊

北 游 錄

〔清〕談 遷撰

汪北平點校

中 華 書 局 出 版

（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）

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所

文字六〇三廠印刷

850×1168毫米1/32·15印張·271千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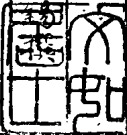
1960年4月第1版 1997年12月湖北第3次印刷

印數 11701-17700 冊 定價：20.50 元

ISBN 7-101-01707-X/K·779

北游錄序

義烏朱之



鹽官談孺木年始杖矣同詣長安每登涉躡屨訪遺蹟重趼累夏
 時迷徑取道于牧豎村備樂此不疲旁晚者竊哂之不顧也及坐
 窮邨日對一編掌大薄遊手嘗不輟或覆故紙背塗鴉紫蚓至不
 可辨或途聽僻窺軼事緒聞殘楮圮碣就耳目所及無遺者其勤
 至矣累月以往積若干牘曰紀程則得之津舫曰紀郵則得之傳
 舍曰紀詠曰紀文曰紀聞則于役于處兼焉孺木之於游亦侈矣
 踵副其目腕酬其踵邀天之幸不為不厚一行存歲筆飽墨酣化
 蓬萊為賜履化薊絳為子墨此外尚不知有燕市酒人况其餘乎

北游

錄

序

石印鈔本

北游錄 紀程

鹽官談遷孺木著

余結髮期一當於燕既棄婦無戶外之屐竊自恨少
壯時媿司馬子長或一緇一笠庶幾旦暮遇之間以
告友人浸假有食言之懼過不自量附驥千里則邀
惠於義烏方舟而北紆津微古十得一二昔者周公
作里鼓不迷遠道今其剗伏矣余代之以例理非足
存也博奕猶賢唾壺破關執途之人而問之雖在衆
掄於玩日愒月其未之敢出故紀程

癸巳

北京圖書館藏鈔本書影

說 明

談遷是我國十七世紀的愛國歷史家，他的重要歷史著作「國權」已經出版。「北游錄」是記述他一六五三年（順治十年癸巳）到一六五六年（順治十三年丙申）這四年半去北京期間的經歷見聞，和他寫的一些詩文。全書共九卷，內紀程、紀郵、紀詠、紀聞各二卷，紀文一卷。從這些文字裏，我們可以看到這位愛國的歷史家，爲了完成他的「國權」這部著作，在搜集史料，考訂史實過程中是怎樣不避艱苦，辛勤勞動，同時也可以看到他作爲一個明朝的亡國遺民，所表現出來的強烈的愛國思想。關於談遷這個人物的生平思想和他在學術上的成就，吳晗同志曾在「愛國的歷史家談遷」和「談遷和國權」這兩篇文章中作了詳細的介紹和評介。爲了幫助讀者了解談遷的生平事蹟和他的學術思想，我們徵得吳晗同志的同意，把「愛國的歷史家談遷」作爲本書的代序，同時把「談遷和國權」附於書後。

本書是根據鄧之誠所藏抄本和北京圖書館所藏抄本互校斷句排印的。由於原稿寫成後，三百年來未經刊刻，輾轉傳抄中不免會有譌奪，鄧先生曾經作過一些校勘，現在我們又用兩個抄本互校改正了一些明顯的錯誤，但仍然有難讀或疑有譌奪的文字，無從訂正，因此，這些地方只

好暫時保持原樣，以便將來有機會再行校訂。跋文是鄧之誠先生對本書抄本所寫的題記，這次出版時也一併附於書後。由於我們知識有限，在校訂、斷句工作中，錯誤之處，在所不免，敬請讀者隨時指正。

編者 一九六〇年一月

愛國的歷史家談遷（代序）

吳 晗

公元一六四七年，是清朝順治四年。四年前的五月初一，清攝政王多爾袞入北京。同一天明宗室福王入南京，過了十二天作了皇帝，改次年年號爲弘光。第二年五月清軍入南京，弘光被俘，明朝亡國。

一六四七年八月間，浙江海寧縣的一個村落麻涇，村邊一片棗林里，住着一位老秀才談遷，此人既老且窮，半夜裏忽然被小偷光顧，破衣爛衫，什麼也沒有動，只偷走一部文稿，叫做「國權」。

這部書是談遷編的明朝編年史，從公元一三二八年到公元一六四五年，每年按月按日編的大事紀。內容主要根據明朝的實錄和一百多家明朝史家的著作，經過細心的編排考訂，寫了改，改了再寫，一連改了六次才編成的一部大書。

他是一個窮秀才，買不起書，當時也沒有圖書館可以借書。明朝實錄是記載每一皇帝在位時的編年史，沒有刻本，只有少數的大官僚家裏才有傳抄本。他爲了研究明朝歷史，托人情、拉關係、左求右求，好容易才求通了鄰縣的幾家大鄉紳，經常跑一百多里路，帶着鋪蓋伙食去抄

書，抄了多少年，費了多少精力，終於把這部五百多萬字的大書編成了，十分得意。縱然刻不起板，不能傳布開去，但是，只要有了稿子，將來總會有機會出版的。

他爲什麼要編這部書？公元一六二一年，他二十九歲，那一年，母親死了，在家守孝。他原來對歷史有興趣，讀了不少書，積累了豐富的歷史知識，恰好得到一部陳建著的「皇明通紀」，便仔細閱讀，不料越讀越生氣，書裏記載的史事有很多錯誤，見解也很膚淺，心想這樣的書不是害人嗎，不但糟塌人的時間，還給人以錯誤的史實和看法。便下決心自己編寫。編書的主要根據是明朝實錄，經過仔細研究，有幾朝實錄也很不可靠，例如明太祖實錄是經過三次改寫的，改一次便隱沒了不少歷史真相。明孝宗的實錄是正德時的奸臣焦芳編的，凡是他所不滿意的好人都亂罵一通，把白的說成黑的，很不可靠。爲了求得歷史事實的比較真實可靠，他便發憤通讀所能借到抄到的一百幾十家明朝歷史家的著作，互相對證比較，一條條的札記，按年月分別放在有很多抽屜的櫃子裏，再按年月按事綜合研究，擇善而從，編成這部書。總之，他原來編「國權」的目的是從歷史的真實性出發的，要通過自己的辛勤勞動，編成一部可信的國史。

不料一六四四年清人入關，一六四五年弘光被俘，這一年他已經五十三歲了。亡國之慟，十分悲憤，在所著「棗林雜俎」裏寫上一段題記說：『我的祖先，因南宋亡，避難搬到海寧的棗林。如今不到四百年，又是南宋亡國時的局面了。我年紀大了，說不上那個早上晚上死去，能逃到哪

裏去呢？桃花源在哪裏呢？只好在棗林算了！」崇禎、弘光這兩朝是沒有實錄的，他便根據當時的「邸報」（政府公報）繼續編寫，認為國雖亡了，但史不可亡，保存故國的真實歷史，是亡國遺民應盡的責任。從此，他的著作，署名為江左遺民，原來他名以訓，字觀若，也改名為遷，字孺木，紀念亡國的哀痛。

書寫成了，慢慢傳開了。他家雖窮，但這部書却是件大財富。當時有的人有錢有地位，却缺少社會名望，很想有部書出版，流傳後代。但寫書要有學問，要花苦工夫。知道談遷生性梗介，拿錢是買不動的，便只好偷了。結果，這部花了二十七年時間、改了六次才編成的書被偷走了，談遷一生的精力白費了。

談遷遭受了這樣嚴重的打擊，傷心得很，在大哭一場之後，下定決心：我的手不是還在嗎？再從頭幹起！

爲了保存祖國的真實歷史，也爲了通過歷史給後代人以深刻的教育，於是，這位五十多歲的老人，滿頭白髮，背着雨傘、包袱、乾糧、紙筆，跑到嘉善、歸安、吳興、錢塘，向鄉紳大族說好話求情，借書抄書，讀遍了有關的參考書，抄得了所需要的材料，不顧嚴寒，不顧酷暑，以熾盛的精力，像三十年前一樣又投身到學術的戰鬪中。

這樣，經過了四年，他已經六十歲了，又第二次完成了「國權」的初稿。

但是，還有困難。南方雖然有許多大鄉紳，有些史書可以借讀借抄，畢竟他們注意的是舉業，更多收藏的是八股帖括之類。有好多性質較爲專門的書對他們沒有用，因之也就看不到。更重要的是萬曆到崇禎這幾十年的史事，由於黨爭翻覆，各人的立場不同，紀載也就是非不一，同一事有許多不同的說法，差別很大。崇禎一朝史事，有許多紀載是得之傳聞的，很不可信。要多找書讀，要多找人談，特別是找身經其事的人談，要達到這樣要求，就非到北京不可。

北京怎麼能去呢？沒有路費，即使借到錢，到北京後的吃住又怎麼辦呢？

談遷過去的職業是當官僚的幕友，替東家代寫些應酬文字，辦些文墨事務。例如一六四二年他就膠東高弘圖之聘，作高的記室，一直到一六四五年高弘圖罷相爲止，在當時官僚中有些名氣。一六五三年義烏朱之錫進京作弘文院編修，聘談遷作記室，約他一路從運河坐船進京，談遷多年來的願望實現了，一口答應。在北京朱家住了兩年半，除了替朱之錫做些文墨工作以外，便用全力搜集史料和訪問有關史事的人物，補充和糾正「國權」這部書。

當時在北京有不少藏書家，著名的一個叫曹溶，浙江秀水人，由於同鄉關係，談遷寫信給他，見了面，曹溶答應借書並且介紹別的藏書家。由曹溶的介紹，他又認識了太倉吳偉業和武功霍達。這三個人都是現任官員，都是明朝崇禎時的進士，都收藏了很多外邊不經見的秘書。其中吳偉業熟識明末掌故，親身經歷過許多事變，是當時的大名士，交游相當廣泛，從此談遷便經常

和他們往來，問以先朝遺事，一一筆錄。又借到「萬曆實錄」和「崇禎邸報」，和「國權」原稿核對。

他到北京去的時候是帶着「國權」去的，把原稿送給曹溶、吳偉業、霍達，要求他們指出錯誤，隨時改正。

此外，他到處訪問明朝的降官、貴族子孫、太監、官僚貴族、門客、城市和鄉村居民，只要有一點線索，就不放過。他還訪問歷史遺迹，如景泰帝和崇禎帝的坟墓，金山明代皇族叢葬地區，香山和西山的古寺等等。從運河北上和南下時，所過城市也都核對史書，記載有關事迹。到一六五六年回家時，已經記錄了幾千張紙的材料，滿載而歸了。

朱之錫序他的「北游錄」，描寫談遷搜訪史料的情形說：「爲了訪問遺迹，登山涉水，脚都起了泡，有時迷了路，只好請看牛的小孩和雇工帶路，覺得很高興，不以爲倦，人家笑他也不理會。到一個村子里，就坐下筆記，一塊塊小紙頭，寫滿了字，有時寫在用過的紙背上，歪歪扭扭的，很難認出。路上聽到的看到的，一堵斷牆，一塊破碑，也不放過，只要耳目所能接觸的都用心記下，真是勤勤懇懇，很感動人。」

這兩年多的生活，使他的歷史知識更豐富了，「國權」的史料質量更提高了。除此以外，他還把所作詩文編成「北游錄」，內容包括在北京時的日記和見聞記錄，北游的旅程，把一部分材料補充了以前所著的「棗林雜俎」。

他在學術上有很大收穫，但在精神上則很痛苦。因為他只是一個窮老秀才，一個替人幫忙的幕客，這樣的身份求人借書，訪人問事都不是很容易的。他在給朋友信中訴苦說：「我不善於說話，年紀又大，北京游人多得像螞蟻，成天去拜訪貴人，聽候接見，往往早上去等到中午，有時得等到晚上才能見着面，簡直受不了。北京氣候又乾燥，到處是塵土，鼻子口腔都饑得很。無處可去，只有離住所兩里外的報國寺有兩棵松樹，有時跑到樹下坐一會，算是休息了。」他早就要回南方，只因東家挽留不放，後來朱之錫奉命修書，想來或者可以看到一些難得的秘書，一打聽內閣的書也都殘缺不全了，沒有了指望，便決心回家了。

一六五七年他又應聘作幕友到山西，一來是爲了生活，二來也想趁機會去拜哭平陽的張愼言墓。張愼言是弘光時的吏部尚書，高弘圖的朋友，很契重談遷。這年十月，他還沒有到平陽，就病死在路上，年六十五歲。

談遷的「國權」，三百年來只有傳抄本。二十五年前我因爲要查對一些材料，曾在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翻閱了一遍，因爲不能外借，沒有機會細讀。想望了這多年，現在中華書局終於把它出版了，這是學術界的一件大好事。對愛國的歷史家談遷說，隔了三百年出版了他的著作，他應該十分高興。對學習歷史的我來說，也是絕好的今昔對比，從前看不到的書現在却擺在我的書桌上，不但有機會細讀「國權」，而且還能讀到他的「北游錄」，比較深切地瞭解談遷這

個人，十分感動，也十分高興。這篇短文的目的，介紹這部書，也介紹這個人。這書的編寫經過，這人對歷史的求真精神和頑強的研究精神是值得我們學習的。

一九五九年七月十四日

朱序

鹽官談孺木。年始杖矣。同詣長安。每登涉躡屨訪遺蹟。重趼累繭。時迷徑。取道於牧豎村傭。樂此不疲。旁睨者竊哂之。不顧也。及坐窮邨。日對一編。掌大薄蹠。手嘗不輟。或覆故紙背。塗鴉紫蚓。至不可辨。或途聽壁窺。軼事緒聞。殘楮圯礪。就耳目所及無遺者。其勤至矣。累月以往。積若干牘。曰紀程。則得之津舫。曰紀郵。則得之傳舍。曰紀詠。曰紀文。曰紀聞。則于役于處兼焉。孺木之於游。亦侈矣。踵副其目。腕酬其踵。邀天之幸。不爲不厚。一行洊歲。筆飽墨酣。化蓬萊爲賜履。化蒯緱爲子墨。此外尙不知有燕市酒人。況其餘乎。孺木自云。髮種種矣。幸一當長安。酒後耳熱。不擊筑拊缶。猶屈首研索。作措大狀。抑文士結習深重。非路鬼所能揶揄者。或曰。馬少游乘下澤車。御欵段馬。願爲鄉里善人。無他望。孺木名不出里閭。志期五岳。於北游發軔耳。而孺木生晚。假譚天之衍。炙轂之髡。獲值今日。知聽記其旁。當恢奇闕博。倍時流而百之。餘當恨茲錄之僅僅也。義烏朱之錫撰。

自序

談子曰。余於北游而重有感也。記壯歲癸亥。客構李。夢北游。陸走山東。經涂之西里許。有宅數椽。入之。意若故居。似夙生善田。年二十七而夭。眷屬並在。寤而大異之。因歎根器薄劣。今安得踰量而躡進之哉。丙寅客吾邑徐氏。與道力連席。又夢座上同杜子美、王百穀。嘗聞百穀貌寢。時見其偉皙。私疑之。且以語道力。道力方年少。佻達。遽曰。果如兆。使汝文而不貴。予猶腸肥腦滿。直胡盧其說。自後終坎壤。求作魚蠹無他望。陽城張藐山先生。一見白下。曰。子大類北人。夫生於南而性於北。在他人當受僉荒之愠。余獨幸先生真知我者。於癸亥之夢。膺合。今癸巳來燕。再改歲矣。才不堪僕事子美、百穀。而託身草堂。給札東閣。髣髴近之。往日飢寒。視天寶、貞元何如也。嘗避鄉寇。幸脫虎口。百穀詠紫牡丹。受知袁文榮起名。余無似。得一當長安。幸矣。斥鷃大鵬一也。游何擇焉。藍關微於昌黎。馬耳闕於元珍。到海驗於平叔。藤陰感於少游。懸契在前。合符在後。英流上哲。往往如此。以余之瞽眊。而非意所及。恍牖於三十年之上。人生出處。豈偶然哉。豈偶然哉。故余於北游而重有感也。

北游錄目錄

說明	一	
愛國的歷史家談遷(代序)	一	吳晗
朱序	一	
自序	二	
紀程	一	
紀郵上	四	
紀郵下	九	
後紀程	一三	
紀詠上	一五	
朱鷺	一五	上之回
思悲翁	一五	翁離
艾如張	一五	蝦組篇